

蔡运希:我在海岛当交警

□本报记者 彭飞

温州市洞头区,坐落在浙江省的南部沿海区域。这是一个由列岛组成的海岛区,终年风光秀丽、游人不绝。全区有着大小岛屿百余座,俯瞰之下,如明珠一般散落海面。

洞头现辖5个街道1乡1镇,其中鹿西乡是唯一的离岛乡,也是温州最东边的乡。5年前,记者在鹿西岛采访期间与民警蔡运希相识,他刚调来此处不久。岛上只有他一位交通警察,另有一位交通协警。因为岛上常住人口只有几千人,一来二去就熟悉了,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要要进行岗位轮换。近日,记者再次联系蔡运希时,他的岗位已经变动两次,目前担任洞头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

从2014年9月通过招考加入公安队伍以来,蔡运希已经在洞头这片海岛做了十年交警。迄今为止,他在这里的每个街道和乡、镇都工作过,对海岛的每一片区域都颇为熟悉,也充满着深厚感情。



蔡运希警官在执法

厚感情。

2025年1月10日警察节期间,应记者之邀,蔡运希回顾了他在的十年海岛交警故事。

2024年,是我从警的整整十一个年头。

2014年,我通过社招进入了洞头公安队伍,正式开启了从老家苍南到海岛工作的公安生涯。我大学所学专业是道路管理并不相关。现在回想起来,第

一次出警、第一次处理交通事故、第一次参与调解,忐忑不安的样子,至今都记忆犹新。

我工作的第一站是在灵昆街道(现已变更为鲲鹏街道),位于温州湾瓯江口。那时候灵昆岛还处于大开发、大建设中,遍地都是工程车。当时进出灵昆岛只能走东部通往霓屿岛的灵霓北堤坝,因为长期使用,堤坝中部开始明显沉降。所以每当台风到来,海水倒灌,我们就要去做道路管控。大

家整体会配合等待,但也会有几位着急的,不停催促赶路。

说实话,一开始我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如果可以通行,大雨天谁会专门值守在这儿,封住路口呢?”但后来转念一想:“谁家没点急事呢,或许着急赶路的,就是真有急事的。”所以我在沟通的时候,就变得越来越有耐心。一来二去,有几位经常跑这条堤坝的群众就和我们熟悉了起来。以至于后来新路开通之后,遇到恶劣天气,他们还会主动打电话给我,询问是否封路。

再后来,我就去了鹿西岛,就是温州最东边的一个岛。鹿西岛是一个离岛,只能通过船渡抵达,以渔业为主。在这儿工作两年,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格外深刻,就是船夫的生活习惯与交通法规之间的冲突。在洞头,特别是鹿西岛,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群众以捕捞为业。他们会不自觉地吧渔船上的生活习惯延伸到道路上来。他们在船上喜欢喝酒御寒,然后上岸后直接驾驶三轮车回家,这就很有可能出现酒后驾

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部分渔民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鹿西岛的那两年,我们做得比较多的工作就是在休渔期走访船老大,给他们开展交通普法教育。同时,也要经常在码头上拿着酒精测试仪对上岸的渔民进行检测,避免出现酒后开车的情形。我还记得有一位船老大和我们开玩笑:“别人是等渔船上的渔货,你是过来排‘酒货’。”

我后来到大门镇工作时,就处理过这样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者表示“下海作业太冷了,就喝了点白酒御寒”,所以就发生了这一起本应该避免的交通事故。这一点也是海岛交通执法有所区别的地方,这也让我们改变了交通事故防控的整体思路:要从源头上去抓、从苗头上去治。

我如今所在的三中队,要负责两个繁华的街道。相比过去,人口更多、路网更密、潮汐性更强。但是得益于过去的那些经历,现在遇上各类复杂问题,我基本上都能从容应对了。

十年从警路,我还先后被抽调参加了G20杭州峰会和亚运会,并在亚运会安保工作中获得浙江省公安厅颁发的“平安亚运先锋”称号,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但我觉得最大的荣誉还是老百姓的认可。我记得,在我调离鹿西岛之后,已经去了别处工作,有几次在路口执勤,还是被“老熟人”叫出了名字。那简单的一句“蔡警官”,让我感受到了这份工作无上的荣耀,也提醒着我不忘来时之路。

蔡运希:温州市公安局洞头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从事道路交通管理工作10年,先后在灵昆街道、鹿西乡、大门镇以及北岙街道辖区从事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曾获个人嘉奖4次,个人三等功1次,浙江省人民政府表彰1次,浙江省公安厅通报表扬1次。

情理法理

免费打造素人网红:“馅饼”还是“陷阱”?

近期,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多起案件引起了法官魏若男的注意——9名网络主播被一家MCN公司以违约为由先后告上法庭,索赔几十万元,诉讼事实与理由十分相似。被起诉的9名网络主播大多数是大学在校生,这家MCN公司先是口头承诺免费打造网红诱导其签约,再以对方拒绝履行合同义务诉至法院。

“您好,我们是一家MCN公司,做素人精品IP孵化。感兴趣可留联系方式。”2023年10月,郑妍(化名)在短视频平台收到一条这样的私信。

郑妍平日喜欢在短视频平台记录、分享生活,该MCN公司表示郑妍的视频质量比较高,形象也不错,通过公司的打造,有机会成为网红。既有机会享受到流量变现带来的收益,又不需要额外负担费用,这一点打动了正在寻找兼职的郑妍。

“在合同有效期内,每月直播不少于24日,每日直播时长不少于3个小时”“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在30日内延迟开播、擅自停播、断播、消极直播、挂播、替播、不稳定直播5次以上的,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签约时,郑妍注意到,合同中的部分内容与微信沟通的内容并不一致。

对此,对方回应合同只是一个模板,没有实质性作用。双方签署《平台合作协议》后,郑妍被拉进一个名叫“一对一私运营服务群”的群中,开始账号的运营打造。起初,运营人员给郑妍发送了几个文档,表示这是线上培训课程,包含短视频的违禁词、直播话术等内容,郑妍说“这些内容在网上都能轻易搜索到”。之后,郑妍按照公司要求到公园、网红店等指定地点拍摄视频,并对运营群里公司对摄影师的

转账记录进行确认。

不过,郑妍心中的问号越来越多,在一次拍摄后,对方的转账记录里显示了3万多元的支出,“怎么会这么多”?郑妍质疑道:“拍摄是自己化的妆、穿自己的衣服、自己坐公交车去的免费拍摄场地,跟摄影师确认后一次也只有不到200元的价格。”

不久后,公司运营人员要求郑妍直播以活跃账号,因缺乏经验、缺少直播条件,郑妍尝试与公司沟通不直播或者希望公司提供直播条件和相关培训,并要求报销以往的拍摄费用,否则后续无法配合拍摄。这时,公司回复“您是要主张解除合作关系吗?您能解约吗?那还能继续互相配合合作吗?我们视为您无法继续配合”等话语。

多轮沟通后,公司不再回复郑妍的信息,几天后以郑妍拒绝直播构成违约将其诉至法院,并主张其支付违约金、直接经济损

失、律师费用和诉讼费用26万余元。除了郑妍,该公司还起诉了另外8名签约主播。

“刚开始还是有点向往,也觉得挺靠谱的。”郑妍事后坦言,签约时被金钱和对方的话术迷惑了。

魏若男经调查发现,该MCN机构的一名负责人和一名股东在山东又成立了一家相似的机构,考虑新公司的成立可能存在一定预谋,于是和原告公司进行了沟通。此后,原告公司对案件申请撤诉。目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已将案件相关证据移送至公安机关。

法官魏若男提醒,网络直播行业虽充满机遇,但同样暗藏风险。对于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而言,在追求梦想的同时,更应注重自我保护,避免落入不法商家的陷阱。

□安彦璟
《工人日报》1月9日

讲法问津

商家起诉电商平台乱罚款 平台违规谁来制约?

对商品进行屏蔽、下架、禁售、删除,店铺禁止上新、上架,店铺降级、限流、关店,限制退货、限制店铺提现,扣除保证金,扣分、罚款,直接从商家账户扣违约金、最高可罚销售金额的80%……名目繁多的惩罚手段之外,还有仅退款、以“品退率”“差评率”作为处罚商家的指标等等,对每一个电商平台商家而言,这些都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不要触碰平台设定的红线。

然而,过于严苛的惩罚手段也带来强烈的反弹。近年来,一些商家持续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电商平台对作为平台内经营者的商家以违约金名义进行乱罚款、扣款,要求撤销处罚、退还扣款等。

多份司法裁判文书显示,法院认为,涉事平台对原告涉案商品扣除的违约金过高,与原告的违规行为严重程度不相适应,不符合过罚相当的比例原则,判决平台返还商家被扣罚的部分违约金、退还扣款。

多方情况显示,平台正面临商家的诉讼潮。记者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由进行查阅发现,近年来,相关平台被商家起诉的案件多者达数千起。多名起诉平台的商家向记者表示,平台处罚太重,商家不堪重负。

经营网店的乾先生决定起诉平台,缘于一次封店。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调解书显示,原告乾先生在被告成都快购科技有限公司(“快手小店”运营主体,以下简称快购公司)上开设的网店经营日用百货、食品。被告快购公司先后以原告销售的商品“商品品质/服务描述不符影响使用/体验详情”及“危及用户权益”为由,分别要求原告支付3000元和20000元违约金,并强制

扣除,同时对上述店铺的15万余元货款账户采取了限制提现措施。乾先生认为,该一系列所谓“惩罚性质”的违约处罚无法律依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平原则。

最终该案以调解结案,快购公司退还了乾先生1.2万元,并解除对其网店的提现限制。不久,乾先生的另一家店铺也通过法院调解结案,快购公司将扣除的2万元违约金退还一半给原告。

北京市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裴仁奎、杨东旭告诉记者,其律所团队已承办了约20件这类商家起诉平台的案件。平台用于处罚的“品退率”与“差评率”是依据“大数据”统计而来,但对于消费者投诉反馈的问题,平台缺少检测和核查,商家即便提供了产品质检合格之类的报告也很难被采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认为,平台与商家签订的网路服务合同,是平台对商家进行相关违规处置在形式上的依据,但基于平台治理需要,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不是纯粹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平台具有“准立法权”“准执法权”“准司法权”。在平台相对封闭的治理过程中,引入外部约束机制,比如行政监督、司法审查等,可以使其处理结果更为合理和公平。

记者注意到,2024年12月23日,在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上,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在2025年将抓紧制定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依法查处平台规则领域违法行为,整治利用规则破坏公平竞争、侵害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权益合法权益现象,促进平台规则公平透明。

(乾先生为化名)
□谭君
澎湃新闻1月10日

公诸于世

涉案金额逾百亿元 起底“文玩竞拍”背后的传销局

诱人提成吸引入局

当你看到聊天群、社交平台上“零投资、稳赚不赔”的推广,得知竞拍低价文玩商品再转售给他人就能赚钱的消息,会不会心动?传销组织正是利用人们对文玩的兴趣和投资心理,通过新媒体进行宣传推广,精心设计层级计酬机制,吸引了大量参与者,一步步落入传销的陷阱。

“刚开始,我以为可以以轻松赚点零花钱,听朋友说只要在手机上报个名,每天在网站操作几下就行了。”参与者李某到公安机关报案时,脸上写满了懊悔。回想起自己是如何一步步坠入“文玩竞拍”这一传销泥沼,他的心中五味杂陈。

2023年1月,通过朋友发来的链接,李某进入了一个名叫“文玩竞拍”的网络平台。该平台



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成功捣毁一个以文玩字画竞拍为幌子的网络传销组织,涉案人数5万余人,金额逾百亿元。

宣称通过交易可迅速累积财富,看到朋友隔三岔五就有收益入账,李某也忍不住投身其中。他凭借朋友的推荐码注册成为会员,加入所属团队成为直接下线。严密的层级结构和诱人的提成机制让李某成为这个网络传销组织链条中的一环。在利益的驱动下,他把平台推荐给了更多朋友,每当有新加入,他都能

获得一笔介绍提成费。

李某交代,平台就像一个网上商城,有字画、手串等各种古玩商品,周一到周五都可以交易,需要通过“竞拍”转卖赚取差价。在竞拍前一天抢单报名,第二天上架卖单,价格比购买价格提高4%,会员可得到1.5%的溢价盈利,剩余2.5%逐级上交。平台的商品在会员们之间进行接龙买单出售,循环交易。

开始时李某确实有所进账,但随着投入的“赌注”越来越多,到平台崩盘时,他和朋友的实际损失已有三四十万元。

重拳出击主犯服法

接到报案后,经侦民警迅速组织开展数据收集、分析研判和人员核查,逐步刻画出该犯罪组织架构,最终以李某为首的传销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2023

年7月至9月,株洲警方先后抓获方某某等20名犯罪嫌疑人。经查,方某某于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伙同他人在境外线上搭建了“文玩竞拍”网络传销平台,该平台通过新媒体媒介进行宣传推广,通过网络培训的方式进行会员培训,同时在线上出售低价劣质的文玩作为“道具”商品,进行竞拍转售活动。

2024年11月,公安部经侦局部署全国公安经侦部门在此案基础上开展集群战役延伸打击,进一步摧毁了这个传销网络。据悉,该案涉案人数5万余人,金额逾百亿元。

12月,方某某等13名被告被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阮占江 帅标 史著原
《法治日报》1月8日